

著名学者吴宓与陈寅恪的学术活动及友谊,为二十世纪学术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。吴宓的女儿吴学昭先生撰写的《吴宓与陈寅恪》,依据父亲的日记、书信、遗稿,参考大量档案文献,忠实记述了吴宓与陈寅恪长达半个世纪的深情厚谊。这一对旷世知交,哈佛同窗缔交,清华共事,联大流亡,燕京授业,直到劳燕纷飞,山水远隔,粤蜀相望,鱼雁寄情。书中细致入微地叙述了吴宓与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,真切反映了他们对世局及知识分子命运的种种思考,特别是对中华文化、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终身坚守。

这是一部研究性、实录性的学人传记,富有很强的历史现场感。一是含有极为丰富的第一手文献材料和实物图片;二是吴陈二人交往的主线之外,也留下王国维、梁启超为首的几代知识人的鲜活身影,对于 20 世纪思想文化史及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。摘自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《吴宓与陈寅恪》一书(2014 年 9 月刊行)

陈寅恪的学风

寅恪伯父家眷由城里迁入清华园后,父亲恢复了与寅恪伯父同散步的习惯,边走边谈。有时也在寅恪书房中谈,往往忘了时间。这一情形,甚至给当时还是小孩子的寅恪长女流求留下深刻印象。她从小就知道吴伯伯是父亲常来常往的知友。她还记得吴伯伯有次请他们全家吃西餐,那是她生平头一回吃西餐,让她“高兴了好几天,记住了一辈子”!人们大概很难想象,同住清华园并时常见面的父亲与寅恪伯父,有时竟还利用园内邮递之便书信往来。下面一信便是例证。

雨僧兄左右:孟老手書讀悉。溫君文雖未見,誠如 孟老所言必不可通也。自來研究義山詩者莫精於 孟老,其年譜會箋實一模範著作。弟曾細讀一過,故知之甚確也。若弟前作之短篇則其間除誤字甚多未及校正外,仍多

旷世知交的友谊与人生—— 吴宓与陈寅恪(1)

◆ 吴学昭

解釋謬及推論不確者,故不欲存稿,早已將印本棄去,而 孟老尚以爲有可取之處,恐是老輩獎勵後學之意,讀之彌令我慚慄也。匆覆。即請 晚安 弟寅 三月廿一

寅恪伯父此信末尾未署明年份,估计是父亲主编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时候,赴欧游学前的一九三〇年。寅恪伯父信中所说“孟老”,指张尔田先生,先生字孟劬,寅恪尊称为孟老。一九三〇年二月三日出版的《文副》第百零八期,刊出《玉谿生年谱会笺》的作者张尔田《致本刊编者论李义山恋爱事迹书》后,父亲收见关于李义山的文章不少,可能是父亲将其中温君的一篇寄张尔田先生阅,张老在回复中提到寅恪伯父所作李义山文,父亲又将张老的信转达寅恪伯父一阅,寅恪伯父乃有此回信。信很简短,但从中可以看出寅恪伯父治学的严谨和对老辈学者的尊敬。

其实寅恪伯父本人,对李义山研究精深,极有心得。他在清华所开的“文学专家研究”学程中,就有李义山专题。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日《北平晨报》刊出张尔田《与吴雨生论陈君寅恪(李德裕归葬辨证)书》一文。笔者按,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曾刊出《张尔田君致本刊编者论……》式的文章不下二十篇,张尔田先生习惯以这种方式发表文论;上述文章很可能是刊登《文副》,父亲服膺寅恪伯父考证,未予采用而转与他报者,所以题目不再是《致本刊编者论……》而为《与吴雨生论……》。

据下慧新君回忆:(一九三六年)二月十日,在清华“晋南北朝史”课堂上,有同学问及二月三日《北平晨报》所刊张尔田《与吴雨生论陈君寅恪(李德裕归葬辨证)书》文,寅恪伯父说明,他“所用考证方法,考‘时’及‘地’,与‘人事’合则是,否则非。犹解析几何中之Cartesi an Point(直角坐标上之点)者然”。他用这种方法考证洛阳出土墓志,知李德裕归

葬洛阳在大中六年,而不是张尔田先生所持乾隆以来(冯浩)的说法定于大中二年。如义山于大中六年自四川幕至荆州代柳仲郢祭德裕,然后返回四川,则为先下水后上水;而不是张说所推的先上峡后下峡。如以冯浩定为大中二年义山“巴蜀游踪”之《荆门西下》诸诗,移诸大中六年,则行程与季节,以及许多人事,均能讲通。寅恪伯父谓孟劬先生为义山专家,然其说殊勉强,实难成立。今不拟答辩,免得他生气。由此可以看出,父亲和寅恪伯父等对老辈学者,在学术上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同时,处理方式上还是相当和缓、大度的。

吴宓坚持写日记

父亲自少年时代起,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写日记。关心的朋友鉴于政治运动中多人皆由日记、诗稿招灾引祸,因此屡劝父亲焚毁日记、诗稿,或简择抄存,以免祸事。父亲虽感其意,而不能遵从,且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此日记既难割爱焚毁,且仍须续写。理由有三:(1)日记所载,皆必内心之感想,皆必自言自语、自为问答之词。日记只供必自读自阅,从未示人,更无意刊布。而必所以必作此日记者,以宓为内向之人,处境孤独,愁苦烦郁至深且重,非书写出之,以代倾诉,以资宣泄,则我实不能自聊,无以自慰也。(2)宓只有感想而无行动。日记所述皆宓之真实见解及感触,然却无任何行事之计划及作用。日记之性质,无殊历史与小说而已。夫必苟有实际作为之意,则当早往美国,至迟1949 秋冬间应飞往台湾或香港。而乃宓拒绝,穆之招,甘愿留渝,且不赴京、沪、粤等地,足证宓已死心塌地、甘为人民政府之顺民,早同吴梅村之心情,而异顾亭林之志业矣。又似苏格拉底之愿死于雅典,而不效但丁之终身出亡、沦落异域者矣。是则必可称为顽固落

后,而非反动与特务,其事昭昭甚明。且特务行事务为诡秘,岂有若宓之大书特书,将一己之所思所言所行所遇,不惮详悉,明白写出,以供定讞之材料,又斩斩保留为搜查之罪证书哉!(3)日记中宓之感想,窃仿顾亭林《日知录》之例,皆论理而不论事,明道而不责人,皆不为今时此地立议陈情,而阐明天下万世文野升降之机,治乱兴衰之故。皆为证明大道,垂示来兹,所谓守先待后,而不图于数十年或百年内得有采用施行之机会,亦不敢望世中一切能稍随吾心而变迁。宓乃一极悲观之人,然宓自有其信仰,如儒教、佛教、希腊哲学人主义,以及耶教之本旨是也。又宓爱西洋及中国古来之学术文物礼俗德教,此不容谓,似亦非罪恶。必以此而置宓于罪刑,又奚敢辞?宓已深愧非守道殉节之士,依违唯阿,卑鄙已极。若如此而犹不能苟全偷生,则只有顺时安命,恬然就戮。以上乃宓之真实之意思,亦预拟之供状。倘异日发现必日记而勘问宓时,敬请当局注意此段自白,并参阅 1951(一月十六日)所记一段。至于安危祸福,究竟非人之所能知,更非宓所敢深计者矣。”

父亲原有意本年暑假回北京一行,观察实情,决定行止,然不久即为一桩“诗案”羁绊,不得脱身。重庆大学校长张洪沅告诉父亲,他的诗句“谁怜禹域穷乡遍,易主田庐血染红”;“僧诵佛名行杀戮,麟为仁云共鸱鸢”……已被摘入内部资料,油印分发,供西南文教会议代表及西南人民革命大学高校学习班学员研究讨论。父亲惴惴不安,准备接受严惩。

西南师院教务长方敬,由参加西南文教会议回校,父亲往访,自陈诗案,请示。“敬谓诗案非政治行状,乃思想问题,不必作专案坦白,只宜检查宓自己之思想。将来在改造学习小组中,暴露宓所具之封建思想,届时可举宓所作诸诗为例证、为材料,即藉此坦白可矣。云云。敬又诵宓《送兰芳土改》诗,谓文教大会小组中研究此诗,指“僧诵佛名行杀戮”句,疑必讥刺人民政府名为宽仁而实嗜杀行暴云云。宓急为之解。敬续谓政府本尊重而礼待宓,敬更深知宓平生不参加政治,绝无行动嫌疑。惟宓思想未纯,又素重感情,所谓温情主义者,难免不良之人,如某某某等,乘机以诗文或他事与宓接近,而别有所图,宓恐堕其术中,为所利用,是宜慎防云云。”

洗澡之后

杨 绛



23.快快活活过日子

姚太太就叫女儿洗澡,这是照例规矩。姚太太告诉许彦成,附近有澡堂。许彦成说:“妈妈,我恰巧今天早上在那边宿舍里洗了一个干净澡,连内衣也换了干净的。”姚太太点头满意。姚太太乖乖地洗完了澡,换上玫瑰红的旗袍,由陆舅妈为她装新,她让陆舅妈给她涂些她自己的胭脂。姚太太留着些不伤皮肤的好粉为她扑上。恰好小李来了,一见这个打扮好的姚姐姐,高兴地说:“姚姐姐呀,你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美人儿,我从来没想到姚姐姐竟是这么美!”

许彦成登记回来,见了姚太太,就称“妈妈”,姚太太听了特称心。这时他进来迎姚太太母女去坐席。姚太太由陆舅妈扶着,姚太太不要许彦成扶,他便出去站在大圆桌前面等待。姚太太由李妹妹扶着出来,满桌客人都拍手欢迎。姚太太坐留给她的空位子,挨着她的就是姚太太,旁边是许彦成,对面是马任之和王正。马任之旁边是李先生,李先生旁边是李师母。李先生叫女儿出来斟酒,小李也换了一件红色的新衣,围着桌子,一一敬酒。姚太太座后是沈妈,她一年到头为姚家做饭。姚太太说,这回她也坐席坐个上上座儿,姚太太吃不了的请沈妈代吃。沈妈声明:她只代吃菜,不管喝酒。酒,她也爱,可是姚小姐的喜酒席上,她多喝了发酒疯不好。

王正看着姚太太那副害怕的样子,忍不住说:“姚太太笑笑!干吗吓得傻乎乎的,谁要吃了你吗?”

姚太太苦着脸说:“他……”

大家等她下文,姚太太反倒不响了。

王正说:“他要吃了你吗?”

姚太太还是苦着脸不响。

满座哄然大笑,连姚太太也笑了。

马任之笑着说:“老许啊,你是老师,该知道咱们孔老夫子的名言:夫子循循善诱!”

许彦成会意,他红了脸,当众轻轻地搂

搂姚太太说:“我保证,我永远是最温柔的好丈夫!”大家都又笑又拍手。

正好厨师端上第一道热菜,许彦成站起来,谢谢马任之和王正为他请这顿喜酒。他请大家放怀喝酒,品尝这个厨师的手艺。

李先生说:“老许啊,今天最乐的,该是你了,我先贺你喝三杯。”

姚太太把筷子打着碗说:“老李啊,这话错了,今天最乐的是我!我现在有儿有女,不再是孤寡老人了!”

李先生豪爽地认错,自己斟满了酒,连喝三杯。李师母和小李陪喝,马任之自己斟了酒也给王正斟了酒,也举杯祝贺姚太太。李师母很调皮地说:“瞧丈母娘多会护女婿呀。”

姚太太举起一个指头,对她点了三点,意思是彼此彼此。李师母会意,自己也笑。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吃完了酒席,大伙把一对新人送入洞房。

客散以后,罗厚独自一人,坐在门口,抬头只见一弯新月,满院寂寞得没法儿摆布。

他只好到厨房去刷洗了杯盘碗碟,又把剩下的菜肴折在一处烧了一开,免得霉掉。他尝味儿倒不错。他想,这大概就是叫花子所谓的“折箩”了。从前席席的剩余,酒家挑回店去,叫花子都来抢,酒家干脆并做一大锅,煮一煮施舍叫花子,称“折箩”。他这锅“折箩”,可供他家几天的荤菜,每天添些蔬菜就行了。他一个人刷盘洗碗,把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,忙得劳累了,回房一觉,睡到天亮。

一老早,他就进去向姚伯母道喜,只见姚太太和许彦成已经在姚伯母屋里问安。他说了昨天的寂寞,大家都笑了,许彦成说:“罗厚,以后我还是和你一起管大门。”沈妈平常就爱忘,昨晚更忘得干干净净了。

姚太太和女儿女婿,从此在四合院里,快快活活过日子。

中秋佳节,李先生预备了一桌酒席,一来为姚太太还席,二来也是女儿的订婚酒。时光如水,清风习习,座上的客人,还和前次喜酒席上相同,只是换了主人。许彦成与姚太太已经结婚了,故事已经结束得“敲钉转角”。谁还想写什么续集,没门儿了!

明起连载《坚不可摧: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》

34.关注社会担道义

民国十三年甲子(1924),缶翁已八十有一,每逢新年元旦,老人都要赋诗迎新,以抒发对人生的感怀,对生命的感悟,对生活的感知。是年他作了《甲子元旦书怀兼呈疆村》及《元日又作》。

初春时节,海上六三园的早樱开得相当绚丽明媚。3月7日晚,六三园主设春宴特邀海上书画名家吴昌硕、王一亭、任董叔、吴仲熊等赏樱雅集。宴毕后,园主陈设笔墨,德高望重的缶翁开笔画绘樱花,题以“冠冕群英”。3月9日,江苏省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在陆家浜职工教育馆隆重开幕,这是一次规模甚大的展事,可谓是集中展示了海派书画的大阵容,也标志着海派书画进入了历史上的全盛期。缶翁以《墨梅》、《墨松》参展。

1925 年的一月初,缶翁乘人力车经过南京路先施公司门口时,不慎被所驶电车撞翻,缶翁从车向外扑倒地上,鲜血满面,急送医院救治,所幸仅是皮肉之伤,并无大碍。老人对此也很坦然,并以幽默调侃的笔调写了《一跌》诗三首:“须眉齿颊血模糊,何物么么崇老夫……”“覆车幸不瓦学士,掷地同为石敢当……”

是年 5 月 30 日,震惊中外的“五卅惨案”发生了,令全国震惊,各大、中城市纷纷罢工罢课。6 月 1 日,上海全市的总罢工、总罢课、总罢市开始了。

海派书画家历来有关注社会、参与时事、伸张正义、扶济贫困的传统。6 月 26 日,上海美专学生会开书画展览三日,发售编号书画券,对号取件,以捐资救济罢工工人。吴昌硕尽管年事甚高,且身体不佳,但他闻讯后依然慷慨捐画,积极参与,在他的带领下,康有为、章太炎、曾熙等元老级的书画家均提供了义卖作品。

缶翁的暮年相当重视并关注美术教育。他是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的积极支持者,从其学艺的诸闻韵、诸乐三、潘天寿等均是美专的骨干教授,王一亭亦是美专的重要资助者。是年初夏,缶翁与王一亭、杨雪玖、曾熙、杨东山等一起筹备开办了城东女学国画专修科,

并借小南门中华路 359 号为该科校舍。7 月 15 日至 19 日,城东女学国画专修科举办教授书画展览会,已身为该科导师的吴昌硕、王一亭、曾熙、杨东山、吴杏芬都提供了作品,另有该科教授吴臧盒、张叔通、唐吉生、沙辅卿、钱瘦铁等亦有书画参展。这些作品标价出售,所得即为开办经费。按吴昌硕在当时的身价地位,其画价已不按润格计,而是重金难求。但凡社会捐助或慈善义举,缶翁都决不推辞,无偿捐出。

是年秋季,湖南水灾严重,尤其是湘西辰沅一带,赤地千里,饿死者触目皆是。海上书画家们闻讯后,紧急动员,共襄义举。于 8 月 11 日起至 9 月底,湘灾书画助赈会在总商会商品陈列所开展览会,进行抽签取件义卖。缶翁又领衔参展,提供了平时不多画的山水及巨幅堂花卉,令人为之动容。1925 年 9 月 20 日《申报》载:“海内书画名人集作品八百余件,陈列总商会商品陈列所,抽签助湘赈……缶老工花卉,山水见或作之,然不多见。昨者见山水一帧,笔墨飞舞,花卉中堂尤见功力。老人之文章诗歌、书画篆刻,能名世者,岂偶然哉。”

由于连日赶画劳累,再加上年迈体弱,缶翁病了。缠绕他多年的肝疾又发了,而且此次甚剧,疼痛使老人八九夜不能入眠。即使这样,缶翁还是每日吟诗不断。好友朱古微来吉庆里看他,劝他安心养病,病中戒诗。缶翁却笑而拒之,不以为然。后幸得名医诊治,方才好转,随即又作长诗《病愈寄朱疆村》:“老至苦肝病,耳塞风聊聊。不死老是贼,薄弱谁能逃。攒眉造成劫,张目八九宵……”全诗笔调明朗幽默,可见老人乐观的心态。

吴昌硕生命的最后两年,又收了两位重要的弟子。1925 年的元宵节,年轻的南通才子王个移走进了吉庆里的缶庐,他是由缶翁的挚友诸宗元介绍,前来拜师入门。也就在这一年,又一位年轻的才俊叩响了吉庆里缶庐的大门,他就是时年 26 岁的沙孟海。也许是一种艺术的缘分,去年梅香清溢的岁末,缶翁到老友词人况蕙风家聊天,无意中看到了沙孟海的篆刻印章,很是欣赏,即题曰:“虚和整秀,绕有书卷清气。”沙孟海悉知后,高兴不已。

吴昌硕评传

王琪森

